

#817.2
8

雪鴻軒尺牘

言文對照 分類詳註

雪鴻軒尺牘

姚乃麟註 龔未齋原著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編輯例言

1. 會稽龔未齋先生所著「雪鴻軒尺牘」，文筆雅馴，珠玉紛披，與山陰許葭村先生所著「秋水軒尺牘」齊名。本書係取龔氏原刻版本，按照各函之性質，分類歸納，逐句並加新式標點，刊以行世，藉供研究尺牘辭藻者之閱讀。

2. 本書中遇有成語典故及較難索解之詞句或單字，均經詳細註釋，引據典籍，闡明出處，俾讀者得以澈底曉解其意義；且於國學造詣方面，亦可大有裨益。

3. 本書所作註釋，凡辭義相同而在前函中已屢經註明者，其較後之函牘中，則斟酌情形，間從省略，以免徒佔篇幅，流於累贅。

4. 本書各函，一律按照原文，譯成語體，附列於原函註釋之後，俾便讀者互相對照，更易了解；其譯筆措詞，悉合原意，絕無斷章取義之弊。

5. 本書曾經嚴密校勘，期無訛字，較諸坊間魯魚亥豕之俗本，不可同日而語；飽學之士，當能共鑒。

卷上

議論類

一	與聞人冠雲	一
二	答胡克昌	二
三	與徐潤之	二
四	與方啓明	三
五	與劉刺史	四
六	答孫位三	五
七	答周汜荇	六
八	答王蘭畦	一〇
九	與平慈樓孝廉	一一

邀請類

一	致沈遜亭	一二
二	與方啓明	一三
三	與孫配琪	一四

四	答聞人冠雲	一五
五	與楊松陂	一六
六	答姜雲標	一八
七	與沈秋農	二〇
八	與童齊安	二一
九	答鹽山鄧春圃明府	二二
一〇	與周介巖	二三

自述類

一	與聞人冠雲	二三
二	答同學諸友	二四
三	與家鄉戚友	二六
四	與徐克家	二七
五	與王言如	二八
六	與王言如	二九
七	與王言如	三〇
八	答方啓明	三〇
九	謝陳友鈞	三二

一〇	與徐克家	三二
一一	與王吉人	三三
一二	與王培元	三四
一三	與秦載光	三五
一四	答王言如	三七
一五	再與錢亦宏	三八
一六	又答王言如	三九
一七	與孫星木	四一
一八	與景州劉刺史	四三
一九	答李藹堂	四三
二〇	答王蘭畦	四七
二一	答丁品江	四九
二二	答周友鈞	五〇
二三	答丁仙槎鹽大使	五二
二四	答陶愚亭親家	五三
二五	與周汜荇	五六
二六	與沈襲亭	五七
二七	答孫位三	六〇

二八	與王成之表弟	六四
二九	復王靜山	六五
三〇	寄黃舟山	六六
三一	寄康若洲	六七

感謝類

一	謝陳和章	六九
二	與昌平州歸	六九
三	謝交河明府王達溪	七一
四	謝陳友錡	七二
五	答署獻縣劉刺史	七四
六	答許葭村	七五
七	又答	七九
八	與楊松波	八五
九	答沈回曾	八六
一〇	與楊春洲	八七
一一	答丁品江	八八
一二	答周介巖	八九
一三	復楊子良	九〇
一四	復吳庚堂	九一
一五	復趙小山	九二

頌讚類

一六	寄潘隱谷	九二
一七	寄張旭齋	九三
一八	寄黃越塵	九四
一	答徐克家	九六
二	與交河明府章峻峯	九六
三	答許葭村	九八
四	答謝丙南	九八
五	答章炎甫	一〇〇
六	答沈霸堂	一〇二
七	與陳美陂	一〇四
八	寄蘇礪溪	一〇五
九	復李春麓	一〇七
一〇	寄劉心香	一〇八
一一	復任蘇庵	一〇九
一	與王吉人	一一一
二	答陳繼玉	一一一
三	答姜雲標	一一四

寄贈類

慶賀類

四	又答	一一六
五	復周鈞臺	一二六
六	寄趙錦江	一二七
一	與王培元	一二〇
二	賀阮錫侯入贅	一二〇
三	與阮錫侯	一二一
四	與許葭村	一二二
五	答東光明府趙青圃	一二三
六	寄蘇礪溪	一二五
七	代寄兄某	一二五
八	寄趙巢阿	一二七
九	寄楊秋舫	一二七
一〇	寄史春林	一二八
一一	寄徐藥生	一二九
一二	代東王也香	一三〇
一三	寄王靜山	一三一
一四	寄葉升階	一三一

卷下

叙別類

一 與孫星木……………一

二 答趙青圃……………一

三 答丁星使……………五

四 答朱桐軒……………六

五 答陳勝園……………九

六 與周又伯……………一〇

辭卻類

一 與交河明府王達溪……………一二

二 辭宣化太守李年伯……………一三

三 再辭宣化太守李年伯……………一六

四 辭寄津明府劉三標……………一七

五 與謝丙南……………一九

六 辭保定太守顧學潮……………二〇

七 與孫星木……………二一

八 答蔚州甯刺史……………二二

九 答劉刺史……………二四

一〇 與蠡縣沈慕堂明府……………二五

一一 答景州劉刺史……………二七

一二 答秦載光……………二八

一三 與胡坤如……………三一

一四 答友……………三三

一五 與天津太守楊蘭如……………三六

一六 辭壽……………三八

思望類

一 答秦載光……………三九

二 與丁品江……………四一

三 與周丹友……………四二

四 寄周蘭仙……………四三

五 寄陳金鸞……………四四

六 寄周紅豆……………四五

七 寄麥紉安……………四六

八 寄倪丹湖……………四七

介紹類

一 與謝丙南……………四八

二 與方啓明……………四八

三 與錢亦宏……………四九

四 答陳美陂……………五〇

五 與東光明府趙青圃……………五一

六 復秦西川……………五二

請託類

一 答王言如……………五三

二 與灤州刺史……………五四

三 答秦載光……………五四

四 與孫成三……………五五

五 答楊松波……………五八

六 與錢亦宏……………五九

七 與畫友……………六一

八 與章含章……………六二

九 答許葭村……………六三

一〇 與許葭村……………六四

一一 答趙南湖……………六五

一二 與沈聚亭……………六七

一三 與許葭村……………六八

一四 寄黃霽青……………六九

一五 復王竹航……………七〇

一六	致余同仁	七二
一七	寄周霞軒	七三
一八	致武蘭圃	七五
一九	致祁竹軒	七五
二〇	寄孔孝先	七六

欣羨類

一	答謝丙南	七七
二	答章又梁	七九
三	答許葭村	八〇
四	與楊松波	八一
五	與沈菊屏	八二
六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八三
七	答許葭村	八四
八	寄錢蔗軒丈	八五
九	復鄒小响	八六

慰藉類

一	答陸默庵	八七
二	與阮錫侯	八九
三	又答	九〇

四	答陳繼玉	九一
五	答阮錫侯	九三
六	答天津明府沈小如	九四
七	寄彭輔唐	九五
八	復李春麓	九六

規勸類

一	答余甯州	九八
二	答王蘭畦	一〇〇
三	答王蘭畦	一〇三
四	答沈虞橙	一〇五
五	答陸默庵	一〇七
六	寄甘林姪	一〇九
七	又答	一一〇
八	答嚴昌期	一一二
九	答甘林姪	一二
一〇	答韞芳六弟	一一三
一一	與安州刺史沈慕堂	一一七
一二	與金背籐	一一九
一三	寄許小愍	一一九
一四	復吳省濤	一二一

分類詳註
言文對照

雪鴻軒尺牘 卷上

議論類

一 與聞人冠雲

司馬相如，(一)才高千古，而琴心夜度，卓氏宵奔，(二)絕代風流，(三)究不免於輕薄；漢唐以來，文人學士，未有譏之者。然陶靖節爲梁昭明(四)所欽重，而於閒情一賦，(五)尙惜其白璧微瑕，則後之借相如爲口實(六)者，無論其才萬不及相如，即或如之，其如白圭之玷(七)何？足下讀書論古，別有卓識，(八)當不以余言爲迂也。

〔註釋〕 (一)司馬相如，漢成都人，姓司馬，字長卿，因慕趙相如之爲人，故更名相如。善於文學，詞藻瑰麗，爲西漢文人之冠。 (二)司馬相如過蜀郡臨邛縣，富人卓王孫具宴召之，酒酣奏琴，卓有女名文君，新寡，相如乃以琴挑之，文君遂夜奔相如。 (三)風流，謂名士不拘守禮法，而縱其逸樂也。絕代風流者，言其風流冠絕一代也。 (四)陶靖節，晉末高士，潯陽人，名潛，又名淵明，私諡靖節先生。梁昭明，梁武帝之長子，名統，富於才，編成文選三十卷，年三十一而薨，諡曰昭明太子。 (五)閒情賦，晉陶潛作。梁昭明太子爲之序曰：「白璧微瑕，唯在閒情一賦。」蓋惜淵明一生高潔，而有此作，如白玉之微有瑕疵也。 (六)口實，猶言藉口。 (七)白圭，白玉也。玷，玉病也。 (八)卓識，高出於人之見識也。

〔語體〕 漢朝的司馬相如，可說是千古以來極有才學的人，然而他用彈琴的方法，在夜裏勾引人心，把卓家的女兒引得連夜投奔他，這一件從來所沒有的風流事情，到底不能免去「輕薄」二字，不過自從漢朝唐朝以來的文人學士，沒有人批評他罷了。然而陶淵明爲梁朝的昭明太子所敬重，而對於他的一篇閒情賦，還可惜他好像一塊白玉上有了些斑點，照

這樣說來，那後代借司馬相如的風流爲藉口的人，不必說他的才學萬萬不及相如，即使他能像相如，又怎能磨去他白玉上的斑點呢？你讀書批評古人，另有高出他人的見識，總不會把我的說話以爲迂腐吧。

二 答胡克昌

來教言讀書中人，不宜言游，然則風浴詠歸（一）夫子哂之而與之（二）何也？春光韶麗，雲霞燦爛（三）花柳芳菲（四）皆成文章，作郊外（五）三日之游，以助文思，與讀書大有所益，是在吾人之善游耳。請足下其領略之！

【註釋】（一）論語：「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按沂水名，在魯城南，風乘涼也。雩，旱天求雨之祭，舞雩，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也。風浴詠歸，謂在沂水中沐浴既畢，又至祭天求雨之處乘涼，然後歌詠而歸。蓋沂水出沂山，雪壇在其上，故云。（二）哂之而與之，謂微笑而許之也。（三）燦爛，言光色鮮明而射目也。（四）芳菲，芳香也，菲茂也。（五）郊外，野外也。

【語體】接讀來信，據說讀書的人不應該談及遊玩的事，然而論語裏說的乘涼洗澡唱着歌曲回來，夫子却微笑着表示讚許，這是什麼意思？春天風景美麗，雲霞顯着燦爛的光輝，花柳很清香茂盛，到處都是很好的文章，在郊外作三天的遊玩而幫助作文的思路，對讀書人是很有益處的，只在我們能够善於遊玩罷了。請你也去嘗試一下罷！

三 與徐潤之

聞足下憂貧頗甚，想旬日（一）以來，能減得幾分？吾輩生長儒素（二）之家，貧固其常也；此時咬得苦菜根（三）即他年得意，亦不爲靡麗紛華（四）所動。但士可貧而不可窮，動心忍性（五）

增益其所不能，此救窮之法，願與足下共勉之。

【註釋】（一）旬日，十日也。（二）儒素，謂儒者清白之素行。（三）言菜根之苦可嘗，即無味不可嘗矣。（四）靡麗紛華，謂奢侈而華麗也。（五）動心忍性，言雖以富貴加其身，而不能奪其心，雖有外物誘其心，而不能易其性也。

【語體】聽說你很憂愁着貧苦，不知十天以來，能够減去幾分嗎？我輩生長在清白的讀書人家，貧苦本來是常有的事，現在能過困苦的日子，到了將來得意的時候，也不會被奢侈華麗所誘惑了。但讀書人可以過得窮日子，却不可因貧窮而灰心，應該打定主意，耐着性子，愈加磨練到不能動心的地步，這便是救窮的方法，我願意和你大家勉勵着。

四 與方啓明

松竹梅爲歲寒三友，而北地松竹不多見，梅更無之。惟天桃穠李，（一）每燦爛於豐臺芍藥（二）之間，然轉眼而成爲黃土矣，增花落春殘之感。南冠（三）而北游者，亦往往爲習俗所移，貴春華而忘秋實，（四）致歲寒之盟，與松竹梅同其寥落，殊爲慨嘆！吾輩所共筆硯者，不及十人，雖性情趨向之不同，然就目前而觀，尙不肯爲天桃穠李爭豔於一時，而時異勢殊，初心或改，則未可知也。惟竊窺足下修竹（五）蕭疎，虛中而外直，知不以歲時改節，而僕亦古梅冷澹，自甘寂寞終身，未識百尺喬松，亭亭（六）獨立，不受秦封（七）者，曾有幾士？足下盍爲我言之，爲他日之證也。

【註釋】（一）天桃穠李，謂桃花嬌豔，李花繁茂也。

（二）豐臺，地名，在北平永定門外，產芍藥花甚盛。（三）南冠，言南方之人也。左傳

「晉侯觀於軍府，見鐘儀而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四）春華秋實，即春天之花與秋天所結之實，貴春華而忘秋實，喻祇務外觀而不重實際也。（五）修竹，長竹也。（六）亭亭，直立貌。（七）受秦封，謂受地位崇高者之恩澤也。史記「

秦始皇上泰山，風雨暴至，休樹下，因封其樹爲五大夫。」

【語體】松竹梅是冷天的三個朋友，但在北地，松竹是不多見的，梅花更加沒有了。祇有美麗的桃花和繁盛的李花，常常很鮮明的開放在豐臺地方的芍藥花的中間，然而一轉眼間，便落在地上，變成黃土了，徒然使人發生花落春殘的哀感。南方人到北方來的，也往往被這裏的風俗所引誘，改變他的性情，專講究外面的好看，却不注重實際的修養，所以想要找幾個真誠的朋友，也和松竹梅一般的稀少，這是很可一歎的！我們在一塊兒過着筆墨生涯的，爲數不滿十人，雖說性情志向各人不同，但照眼前的情形看來，還不肯學那桃花李花般的祇顧一時的嬌豔，不過到了將來，各人的境遇和現在兩樣，初心或有改變，這是不能逆料的。我在暗中觀察你，你好像修竹一般，性情清淡，心裏很謙虛，外貌很爽直，知道你是一個跟着時勢改變的人。講到我的性情，也像老梅樹一般的冷淡，自願清靜地度過一世，但不知那像百尺高的松樹，直挺挺的孤立着，不肯趨炎附勢的人，還有幾個？你不妨對我一說，留着作爲將來的證明罷。

五 與劉刺史

人生離合之緣，蓋有數存乎其間，而不可強者。陸方伯（一）能強之使離，不能強之使不復合。即此一月之離，亦非方伯所能強之。蓋數至，有暫離而不得者，惟合而離，離而復合，而後見離合之奇。數行佈臆，以慰惓惓。（二）前函龍劍（三）之喻，亦偶中焉耳。

【註釋】（一）方伯，即明清時之布政司，俗稱藩臺。（二）惓惓，懇切懸念也。（三）龍劍，即龍泉寶劍，此處喻如寶劍之離而復合。

【語體】人生離合的緣份，實在是有定數而不能勉強的。陸藩臺能強迫他們分離，却不能強迫他們永遠不再見面。就是這一個月的離別，也不是藩臺的力量所能強迫的。原來定數所至，雖暫時分離也有不可能的。祇有合而分離，離而再合，纔能見到忽離忽合的奇怪。寫這幾行字表示我的意見，拿來安慰你記掛着的心。前信所說龍泉寶劍相合的比方，也是偶然說

中罷了。

六 答孫位三

論交二十年，相契如一日，惟老弟與僕耳。華翰（一）頌來，殷如晤對，既慰且念。饒陽（二）之游，爲賢嘉膠漆（三）之堅，此言似是而尚未確也。吾輩遇合之緣，雖曰人事，實由天定，特當時不知耳。僕與灤州刺史（四）交者五載，及去灤，遂應蠡吾沈明府（五）之招。未及三年，沈調長垣（六），因道遠家累，不克往。適刺史劉補廣川（七），復作延津（八）之合。閱三載，劉又以疾退，適沈明府報關來直（九），因有饒陽之委，相與偕行。十餘年合而離，離而復合，不出劉、沈二公之門，此中不先後之故，蓋有數焉而不可強者，豈僅同膠漆之投哉！惟是由前而觀，則僕與沈明府復合，當以五年爲期，正不知五年後又何如也？

【註釋】

（一）華翰，敬稱他人之書信也。華，華美也。翰，謂筆也。

（二）饒陽，縣名，在今河北省。

（三）賢嘉，謂賢主嘉賓。膠漆，言交情之堅。

如膠如漆，不相離也。

（四）灤州，清屬直隸永平府，今改縣，在河北省。境，刺史，清代知州之稱。

（五）蠡，縣名，故城在今河北博野縣。明府，清代知縣之稱。

（六）長垣，縣名，在今河北省。

（七）廣川，前漢地名，有直隸舊冀州、深州、景州等地。

（八）延津，津名，在河南延津縣北。豫章記：

「張華使雷煥求劍於豐城縣，掘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一與華一自佩。後張華遇害，劍飛入襄城水中，煥死，其子佩劍過延平津，劍忽躍入水，使求之，見兩龍相合而逝。」（九）闕，止也。喪服期滿曰服闕。報闕，清代官吏三年之喪釋服，必稟報服闕，而後復官也。來直，來到直隸也。

【語體】

做了二十年的朋友，而彼此感情融洽，始終如一的，祇有老弟和我兩人。接讀你寄來的信，信中說得十分殷勤，竟和你見面一般，既是使我放心，又是使我想念着你。你說我到饒陽縣去，主人和我的交情，好像膠漆一般的投合，這句話似乎是對的，然而還有些不確當呢。原來我們在外面和人要好，不要好的緣份，雖說由於人事，實在却是由於天定的，不過在當

時並不知道罷了。我和灤州知州在一起做事，計有五年，等到離開灤州，就被蠡吾縣沈知縣邀了去。不到三年，沈知縣調到長垣縣去，我因為道路太遠，又有家眷的拖累，不能同去。恰巧那位知州官姓劉的，補了廣川縣官，我又得和他一起做事了。過了三年，姓劉的又因患病回家，恰巧那沈知縣報告孝期服滿，到直隸省來，因派他做饒陽縣官，我便和他同去。在十多天工夫中，合而分離，離而再合，始終跳不出劉沈兩公的門下。這裏面不先不後的緣故，大概有着定數，不是人力所能勉強的，豈祇像那膠和漆的粘合呢！但是照第一回看來，那我和沈知縣的再合，當以五年為期，正不知五年以後，又將怎樣哩？

七 答周汜荇

接手書，雒誦（一）迴環恍同晤對。承示公門頗堪造福，此中亦大有樂趣，在足下則然，在僕則萬不能然，即足下亦明知其所未必能然，而以募言募，不得不姑以為然也。夫諫行言聽（二）膏澤（三）下於民，誠可為造福者矣，或文采風流著令聞（四）於當世，亦至足樂也。試問今之從政者何如，今之入幕者何如也？即有一二明體達用之才，博雅宏通之彥，將焉取之而焉用哉？曳裾之客（五）半屬負腹之將軍（六）初不知政事文章為何物，不過熟胥吏（七）之腔套，竭刀筆（八）之能事而已。僕嘗謂愚民迫於飢寒，則流為盜賊，讀書無成，迫於飢寒，則流為幕賓，語雖過激，實為確論。倘使家有負郭之田（九）則衡門（一〇）之下可以棲遲（一一）此中自有真樂，必不出而造福也明矣。所云素位而行（一二）則有道之言也，蓋素貧賤行乎貧賤也，即古之抱關擊柝（一三）者亦為貧而仕（一四）也。吾輩囊無一錢，家有八口，既不能為陳仲子之身織屨（一五）妻辟纊（一六）又不能為蚯蚓之上食槁壤（一七）下飲黃泉（一八）則驅而幕固宜。雖然，言幕於今日，亦甚難矣！昌黎

公(二九)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盛弗傳。賢如昌黎，尙藉爲之前後，矧其爲碌碌(三〇)者哉！唐人詩云：「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試想賢士手中，安得阿堵物(三一)耶？是以燕市不乏吹簫(三二)之客，而柯亭竟無聽竹(三三)之人。炊煙不舉，僵臥雪中，曾無過而問者。是貧賤而且患難矣。人而貧，尙有分貝(三四)之存，人而窮，則躬無出穴(三五)之日，勇如子路(三六)亦且憤然而起也。即或嗜痂(三七)有癖，而鶴料(三八)無多，枯硯甫安，而閒居又賦；上不足以事父母，下不足以畜妻子，因貧而幕，因幕愈貧。鐘鳴漏盡(三九)，尙爲拽磨之牛(四〇)；燈盡油乾，永作羈魂之鬼。人孰無情，能不悲哉！世無君子，僕更庸人，素位而行之論，亦不過於窮愁抑塞中，聊以自寬於一時耳。詩云：「誰謂荼苦，予又集於蓼。」(四一)天既予我以苦，蓋欲不苦而不得者，則竟苦之而已。不但無福之可造，無樂之可尋，並素位而行一語，本不必借以自寬也。未識足下以爲然否。然世有輕裘駟馬(四二)，高車駟馬(四三)，意氣揚揚(四四)，驕其妻妾，而睨視(四五)其友朋者，吾不識其何以樂也。或曰：「亦有買山(四六)有資，圭田(四七)足賦，而一息尙存，此志不容稍懈者，豈其所造之福尙未滿耶？亦何樂此不爲疲也？」予應之曰：「人有百病，皆可醫治，惟好貨(三八)之疾，與病於夏畦(三九)者，爲終身之所不能瘳。」(四〇)附及之以博一笑。蕭齋(四一)無事，因足下之書，而不禁暢言之胸中塊壘(四二)，稍去一二，其苦可及，其狂不可及也。足下覽之，得毋擊碎唾壺(四三)否？

〔註釋〕(一)維同洛，洛又爲絡之借字，維誦，言連絡而誦讀也。(二)諫行言聽，謂聽從他人規諫之語而行其善事也。(三)齊澤，猶言恩惠也。(四)令聞，美名也。(五)曳裾之客，喻仕者也。蓋曳裾者，即提裾使起，所以向上官示敬也。(六)負腹將軍，言腹中無才也。范成大

大河豚詩：「一物不登俎，未負將軍腹。」（七）胥吏，衙署中所用掌管案牘之吏也。（八）書吏之掌案牘者，謂之刀筆吏。漢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後因稱訟師爲刀筆吏。（九）負郭之田，謂距城甚近之田也。史記蘇秦傳：「使吾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一〇）衙門，橫木爲門，言其屋宇卑陋也。（一一）棲遲，候息也。（一二）素位而行，素猶現在也，言但行現所居職分內之事，而爲其所當爲也。（一三）抱關守門者，擊柝警夜者，皆古時守城巡夜之小吏也。（一四）孟子：「仕非爲貧也，而有時乎爲貧。」（一五）陳仲子，戰國齊人，其兄戴爲齊卿，仲子以爲不義，適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身織屨，妻辟繡，以易衣食。楚王欲以爲相，遂逃去。（一六）身織屨者，即親自製草鞋，妻辟繡者，即其妻織麻布也。（一七）槁壤，乾土也。（一八）黃泉，地下之泉也。（一九）昌黎公，即唐代韓愈，官至刑部侍郎，因諫帝迎佛骨，遂貶爲潮州刺史。（二〇）矧，況也。碌碌，凡庸也。（二一）阿堵物，錢之別名。（二二）燕市，燕國之都市，亦爲京都之稱。吹簫噓失意，流落也。史記：「伍子胥吹簫乞食於吳市。」（二三）柯亭聽竹，蔡邕嘗經會稽柯亭，見屋東十六椽竹，取以爲笛，果有異聲。（二四）分貝，貧字之解體。陳后山云：「陵人喜解字，以同田爲富，分貝爲貧。」（二五）躬無出穴，躬穴二字，即窮字之解體。（二六）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二七）嗜痂，喜食曰嗜，瘡生處肉乾，蛻者爲痂。南朝劉邕嗜食瘡痂，故謂嗜好失當曰嗜痂。（二八）鶴料，官俸也。（二九）鐘鳴漏盡，謂夜色已殘，天明之鐘將鳴，夜間之更漏將盡也。（三〇）拽磨之牛，拽與曳同，引也。以磨石磨物作粉，當用牛牽引之也。（三一）誰謂荼苦，句，荼苦菜，蓼辛菜，言以荼之苦，而又與蓼之辛相集也。（三二）翻翻，風流文采之喻。（三三）軒軒，高舉貌。（三四）揚揚，貌。（三五）睨視，猶言邪視也。（三六）買山，猶言歸隱也。（三七）圭田，古時君所賜卿大夫之祭田也。圭，潔也。所以奉祭祀也。（三八）好貨，謂愛好錢財也。（三九）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四〇）瘳，病癒也。（四一）蕭齋，猶言書齋也。（四二）塊壘，言胸中壅塞不通也。（四三）晉書：「王敦酒後，輒詠魏武樂府，以如意打唾壺爲節，壺口盡缺碎。」按打碎唾壺，謂誦讀文章極爲感動也。

【語體】 接到你的信，我接連誦讀着，彷彿和你面談一般。承你告訴我在公門中很可以做些好事，而且其中也大有樂趣，這在你固然可以這樣，在我却萬萬不能這樣，就是你也明知我不能這樣，但是在衙門裏辦事的人，說到衙門裏的事，不能不姑且這樣說罷了。講到那做官的，假使能施行人家的規勸，能聽從人家的說話，把恩澤賜給百姓，這實在可以算得做好事的了。或是做些優美的文章和做些風趣的事情，使名譽顯揚於當世，這也很可愉快的。然而我敢問你：現在做官的，是怎樣的人？現在做幕友的，又是怎樣的人呢？就算有一兩個明白道理，能做事情的人，或學問很好的才子，你打算怎樣據他出來？

又怎樣用他呢？原來到衙門裏做幕友的，一半是肚子空空，沒有學問的人，他本不知道政事和文章是什麼東西，不過他熟悉衙門裏胥吏的腔套，用心發揮他撰寫公文的技巧罷了。我曾經說過，愚民如受飢寒的逼迫，便變做盜賊，讀書讀不成功的人，如受飢寒的逼迫，便變做幕友。話雖說得過激，實在是很得當的。倘然家裏有一些田產，那麼在簡陋的屋裏，也可以住著，而且這裏面自有真正的樂趣，必不出來再做甚麼好事，是很明白的了。你說的守着自己的本分而做事，這便是有道者的說話。因爲一向窮苦的人，要安心過着那窮苦的日子，便是古時守門巡夜的小官，也是因爲家裏窮苦，才出來做官的。我們袋裏沒有一個錢，家裏又要養許多人，既不能學着古時的陳仲子，自己做草鞋，妻子織麻布，又不能像那地下的蚯蚓，爬到地上來吃一口乾泥，爬到地下喝一口泉水，那末，逼着我們到衙門裏做幕友，也是應該的了。話雖然這樣說，不過說起現在做幕友的，也很不容易的了。從前韓昌黎先生，他活着的時候，如果沒有人識得他，是有才學的，不去提拔他，不去起用他，他雖然有了好的才學，也是不能拿出來用，待他死了以後，若沒有人替他宣揚，那末他生前的大事業和大學問，也不能傳到後代來，使人人知道他，敬重他。所以賢良如韓昌黎這樣的，生前與死後，還要靠着人家的提拔和宣揚，何況我們這些平凡的人呢！唐朝人有句詩道：「世人結交須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試想賢士的手裏，那裏會有許多錢呢？所以京城裏雖然有不少流落的讀書人，可是竟沒有一個人能被人賞識。那沒有吃飯的人，直挺挺的睡在雪堆裏，從來沒有人走過去問他的，這種人可說是又貧賤又困難的人。做人遇到一個「貧」字，却還有一分寶貝藏着，做人假使遇到一個「窮」字，那末他的身體就沒有出穴的日子了；勇敢得像子路那樣的人，也還要氣憤得跳起來呢。就算一個人能够被人看中而請去做事，但是薪俸不多，好容易得到一個位置，不久那館地又失去，於是上不能養父母，下不能養妻和子女，因爲窮苦而去做法幕友，因爲做了幕友而愈加窮苦。到年老沒有氣力，還是做着牽磨的牛，等到力氣用完而死了，便永遠做了客地的孤鬼，做人誰沒有情感，看到這淒涼的情形，怎麼能不傷心呢？世界上很難找到真正的君子，我更加是一個無用的人，守着自己的本分而做事，這一句話，也不過在窮愁鬱悶的時候，姑且拿來安慰自己罷了！計經裏說：「誰謂荼苦，予又集于蓼。」天既給我窮苦，我想不窮苦，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索性還是吃苦罷。不但沒有好事可做，沒有樂趣可尋，并且連守着自己的本分而做事的一句話，本不必借它來寬慰自己的。

呢？不知你以爲我的說話對麼？然而世界上有一種人，穿了輕煖的皮衣，坐着高大的車子，揚揚得意，在他的妻妾面前顯示闊綽，却瞧不起他的朋友的，我不知他究竟爲了甚麼快樂？有人說道：「公門中也有一種人，他已經有了買山歸隱的錢，家裏又有幾畝田的租米可收，但他活着一天，他的好利的心不肯稍稍放棄的，難道他做的好事，還不會做夠嗎？又怎麼樂此不疲呢？」我回答說：「人有百病，都可以醫治的，唯有這個好利的病，彷彿六月裏種田的人不怕辛苦一般，是終身不能醫治得好的了。」順便說這幾句話，給你看了一笑。我在書房裏閒着無事，因爲看了你的信，便禁不住痛快地說了出來，胸頭的鬱悶總算減去了一些。我的窮苦是有人趕得上我的，我的狂放是沒有人趕得上我的。你看了這一封信，可不要感動得把痰盂打破嗎？

八 答王蘭畦

不奉芳訊者四閱月，冀得尺一（一）之書，慰三秋（二）之念。昨奉來函，讀未竟而歎歎（三）感歎。幾欲擊碎唾壺矣！（四）足下宅心行事，無不講求於本原之地，以期無愧於孝友（五）而意外之遭，偏欲拂亂其所爲，與僕所處之境，有大同而小異。莊子（六）曰：「求其故而不得者，而安之若命。」仍不得不盡人事而爲之，而爲之之難，又惟自知之而自苦之。詩云：「誰謂荼苦，予又集於蓼！」（七）是非同病相憐，未足與語此也。爲今之計，惟有遠圖接眷，別無善策。惟保陽居大不易（八）近更日增其華，雖定識定力者，亦不能不隨波而靡（九）。故十年歸去之說，宜時時計及之也。讀雪窗苦吟詩，無心於摹杜（一〇）而已得其神，窮而益工，不信然歟？僕久不作詩，重九友人以「滿城風雨近重陽」聯珠體（一一）索和，因有所感，依韻應之，錄呈一笑。目下金與錢交，最易莫逆（一二）間亦兇終隙末（一三）而學君子之交者，則又嫌其淡如水（一四）然則何者而可也？雪後明